

吴稷曾
著

我说 语 文 教 育

CES 湖南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

吴稷曾，长沙市一中高级语文教师，湖南省特级语文教师。曾任长沙市一中创办的湖南湘一中学校长，长沙市、湖南省中语会副理事长，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中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多次担任中学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评委。

长期坚持语文教学改革实验，成绩显著。以学习和运用语言为宗旨，改革课堂教学结构，精心设计教学，开拓创新；在阅读和作文教学中，进行创造性思维训练，融知识训练、能力训练和思维训练于一体，形成了求新、求活、求实的教学风格。

撰写的《发展求异思维，培养创造型的一代新人》，在1985年论文大赛中，获评全国中语会优秀论文第一名。《培养创造性思维浅探》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锐意进取，笔耕不辍，先后撰写论文60多篇，发表于《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学习》《语文教学论坛》等杂志上。有些论文收入吕叔湘、张志公、刘国正等主编的《语文教学改革创新成果选粹》《中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教育思想精粹》等专辑。独著或合著教学用书20多种。公开发表文字500多万字。

被编入《当代湘籍作家大辞典》。1993年9月被全国中语会评为优秀语文教师。

我说语文教育

吴稷曾 著

CS 湖南教育出版社

版权所有，未经准许，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说语文教育 / 吴稷曾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539-6256-6

I. ①我… II. ①吴… III. ①中学语文课—教学经验—文集
IV. G633.3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8182 号

我说语文教育

WO SHUO YUWEN JIAOYU

吴稷曾/著

出版人: 黄步高
责任编辑: 曹卓卓
责任校对: 王怀玉
封面题字: 吴稷曾
书籍设计: 肖睿子

出版 湖南教育出版社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电话 0731-85486979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539-6256-6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6 开
字数 390 000
印张 22.5
定价 58.00 元

与时俱进求真理 守正出新开路人

周庆元

吴稷曾老师的大作《我说语文教学》问世，这是语文教育界的一大盛事，可喜可贺！

吴稷曾先生是名闻遐迩、蜚声省内外的基础教育语文教育家和语文教育改革家。他的这部专著记载了其语文教育教学的辉煌业绩，展示出语文教育改革的丰硕成果，闪烁着语文教育思想的智慧光芒。

先说他语文教育教学的辉煌业绩。吴稷曾先生出身于长沙的书香门第，家学渊源，自幼聪颖，好学上进，初中毕业后因为家贫辍学，在家务农。年仅 15 岁就经他的小学老师介绍而从教小学语文。尔后进入历史悠久、全国著名的长沙市一中，先教初中语文，再教高中语文，长期担任语文教研组长。1997 年至 2006 年出任长沙市一中创办的湘一中学校长。在职从事语文教学 55 年，吴老师的课堂教学水平与教学艺术可谓炉火纯青，有口皆碑。他在长期的反复实践与不断总结中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与教学风格。其教学特点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求新，教学设计新颖；求活，课堂气氛活跃；求实，教学内容扎实。作为一所全省名列前茅的中学名校的语文名师，他不仅经常在校内上公开课与研究课，而且经常应邀到师范院校和全国各地讲习班讲学和上示范课，并且经常代表湖南省参加全国的语文课堂教学竞赛，总是受到一致好评，每每载誉归来。1986 年我国语文教学法学科泰斗叶苍岑先生来湘讲学，特地看了他的课，高度评价他“设计精巧，诱导得法，课上得很活，很完整”。由于教学业绩突出，吴稷曾同志多次被评为长沙市先进工作者和优秀班主任，1987 年 12 月被评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1991 年 4 月被评为中学语文特级教师，1992 年 9 月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教师，

1993年9月被中国教育学会评为全国优秀语文教师；他历任长沙市中语会副理事长、湖南省中语会副理事长、全国中语会理事、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湖南省中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多次担任中学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评委；多年被原湖南教育学院、娄底师专聘为客座教授。

再说他语文教育改革的丰硕成果。吴先生既能教，又能研。课堂教学上既是教学能手，又是教学多面手，阅读教得好，写作教得好，口语交际也教得好，这是众口一词、毋庸置疑的了。而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上同样如此。他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勇于探索，与时俱进，以呼应时代潮流的教学理念和颇具教学特色的教学实践，通过抓好语文教研组建设推动学校语文教学改革，带动全省语文教学改革，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早在1980年下期，在省教育厅的直接领导下，他率先在初中的班进行教改实验，探索作文训练的序列和读写结合的途径。三年实验，成绩显著，与另一位老师自编初中6册语文教材，并与省学会一道，主持编写全省第一套作文实验教材，1987年出版，填补了我省作文教材的空白。1989年又出版第二套作文教材。两套教材都吸收了他作文教改的成果，体现了融知识训练、能力训练和思维训练于一体的特点。接着又在这个成建制升入高中的班级进行第二轮教学改革实验，侧重阅读教学改革，开展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实验效果很好。他结合教学实践，撰写论文《发展求异思维，培养创造型的一代新人》，1985年被评为全国中语会优秀论文第一名，并代表全国中语会参加中国教育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吴老师倾情教研教改，笔耕不辍，先后撰写论文60多篇，独著或合著教师用书20多种，公开发表的文字达500多万字。其中许多论文先后收入吕叔湘、张志公、刘国正等主编的《语文教学革新成果选粹》《中学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教育思想精粹》等专辑，有的还获得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本人则被编入《当代湘籍作家大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辞典》。我们说吴稷曾老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而且是一位语文教育改革家，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最后说说他语文教育思想的智慧光芒。毋庸赘述，吴稷曾老师不是一个埋头拉车、有术无学的平庸教书匠，而是一位思想前卫、目光敏锐、抬头看路、视野开阔的语文教育家。他的语文教育观是丰富而系统的，用他自己的归纳，包括这样5个方面：一是专注于学语言，二是着眼于能力和习惯，三是全在一个“导”

字，四是点燃创造的火光，五是练就一支生花之笔。这5个方面，覆盖了语文学科性质与教学任务、语文教育的教学目的与终极目标、语文教育的原则与策略，语文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语文教育的重点难点与途径方法等领域，从宏观上看，这种表述比较系统全面、简明扼要、粗线条地构建了语文教育观的科学框架。这种吴氏语文教育观别具一格，科学实在，上架天线，下接地气，散发着学校与课堂的“泥土气息”，这是安坐象牙塔的理论家们所无法企及的。吴老师语文教育思想的具体应用反映在教学与研究的选题上。综观全书，除了语文教学的常规研究之外，吴老师的目光大多集中在语文学科性质、语文学习习惯、语文自学能力、语文创造性思维以及学习中华诗词提高人文素质等，其中语文创造性思维与创造型人才的培养问题还反复研究多次，形成一个科研系列，取得系列性成果。关注这样一些带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前沿性的重大课题，进一步说明吴先生语文教育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吴老师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人，他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本书的许多文章，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和切实的应用性，比如《培养自学能力，谋求主动发展》一文提出的提示、认读、质疑、讨论、精讲、练习与参读等7个环节的自学程序，掌握词语、辨明文体、剖析章法、理清思路、提出问题、探究难点、把握要旨、评判优劣、比较异同与积累语言等的10种自学方法，以及培养阅读、翻查、批注、积累、思考、做笔记等6类学习习惯，就是比较经典的教学规则与要领，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与操作性，至今都具有普遍的现实指导意义。

据说出版界的领导建议吴老师将自己几十年积累的教学经验与学术心得整理一下、结集出版时，吴老师还担心内容过时，于心不安。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吴稷曾先生语文教育的教学、改革与研究，大多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红岁月。这一切，既是紧贴时代脉搏，与时俱进的，又是坚持语文教育本真，守正出新的。他们那一代名师的理论与实践是非常经典的，既是当时的典范，也是今后的财富。当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然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是，我国过往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与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紧密衔接，一脉相承，不可分割。新时期打基础，新时代求发展；新时期由新时期积累丰富而来，新时期向新时代开拓发展而去；历史绝对不容割断，只能在继承中发展，在开拓中前进。可以说，吴稷曾先生他们这一代名师是与时

俱进追求真理的改革家，也是守正出新的开路者。因此，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所取得的真理性成果，从本质上讲，是永不过时的。

那么，吴稷曾同志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丰富的实践成果和理论建树？一代名师是怎样炼成的呢？吴老师是一个实诚人，他的事业的成功，也不外乎这样三个“实”：

其一，情感朴实。吴老师之所以取得语文教育事业上的成就，首先基于对语文事业、对学生和同行的朴实的情感。吴老师 15 岁入职，从此就与语文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我对语文教学是懵懂的……我凭着对语文的热爱，凭着青年的热情，在教学实践中，边学习，边探索，跌跌撞撞地前进。”他爱学生，钟情于语文教育，认为跟学生一起学语文是一种享受，充满乐趣。他写的《给孩子们上课》的诗激情洋溢地表达了这种情感：“携书轻步上簧庭，幽苑青葱喜气盈。嫩臂飞扬千树玉，明眸扑闪一天星。新莺啼翠飘天籁，香蕊摇红笑落英。放叶抽枝蓬勃长，杏坛春雨润无声。”不仅对学生，对年轻教师，也是倍加关心呵护，奖掖提携有加，长沙市一中，像黄耀红等一大批经过他选拔、点拨、帮助与培养的青年教师，一个个脱颖而出，迅速成长起来。爱因斯坦说得好：“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甚至超过责任感。”由此也看出，热爱语文的朴实情感，是成就吴稷曾语文教育事业的力量源泉。

其二，基础厚实。吴老师的初始学历，跟钱梦龙先生一样，只有初中毕业。当然，由于家学渊源，幼年起步，他的国学底子相当扎实。参加工作以后，他又凭自己的教中学，学中教，边教边学，边学边教，在教学中与学生一起成长。特别是从 1958 年到 1962 年参加湖南师院的函授学习，系统学习了语文知识；同时在课余刻苦自学，发愤读书，读名著，读诗词，读古文，读历史，读政治，从多方面吸收营养，求得自身的发展。通过多年艰苦努力，夯实了语文知识与能力的基础。这种长期积累起来的厚实基础，就是吴稷曾建造语文教育大厦的事业基石。

其三，工作扎实。吴老师做人很诚实，做事很扎实。他自己说，几十年来，“我对语文教育抱有一颗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之心，用在工作上，就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创造性地巧干。他的常规教学任务本就不轻，而他长期担任一所三湘名校的语文教研组长，担子也有点重。而且，除了课内外教学，他还有大量

的教研教改任务，讲那么多学，做那样多课题，写那一些论文，出那一堆书，都是需要时间和精力。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时间和精力总是一个常数。吴老师也非三头六臂，他是如何应对的？欣逢改革开放的春天，喷发长期蕴含的激情，勇立语文教改的潮头，不负时代的使命。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会挤和钻，俯下身，撸起袖子，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扎实工作，高效工作，就是吴稷曾开创语文教育业绩的根本保证。

《我说语文教育》的出版是吴稷曾先生几十年用忠诚与操守、辛劳与汗水打造的语文教育事业的一座丰碑。我们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并祝年逾八旬的老先生健康长寿，学术生命长青！

赞曰：

教苑耕耘五五春，滋兰树蕙育奇珍。与时俱进求真理，守正出新开路人。

2018年春节写于湖南师范大学学堂坡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

序 二

先生之风

黄耀红

国字脸，戴眼镜，目光温和，举止儒雅。

那就是吴稷曾先生。与他的初次相见，在师专教学楼前的梧桐树下。

那时，他五十出头，如日中天，乃传说中的百年名校长沙市一中语文教研组长，蜚声全国的语文名师。

快三十年了，当年先生来考察的那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如今鬓已星星也。每当回想起那个丁香花开的上午，便觉时光如一条曲曲折折的江南雨巷。

不早，也不晚，先生正好出现在我青春的拐角处。

(一)

一九八九年，我从益阳师专毕业，分配至长沙市一中。诚如老校长马清泽先生所言，这里是一片大森林。我以一介专科生侧身其间，除了感恩，亦多有卑怯。

一直记得开学不久后的那节公开课。

上课铃一响，一拨人齐刷刷坐到了教室后排。吴老师坐在角落，镜片上的反光，忽闪忽闪。

“一屠晚归，担中肉尽……”

我的声音仿佛飘进虚空，哒哒哒的板书声清晰可闻。安静一寸一寸加深，空气亦渐渐变得沉闷。我的背上，微微冒汗。

终于下课了。孩子们如释重负，哄然如鸟散。吴老师候在办公室，像座弥勒。他翻开听课笔记，对其他两位新教师的课，分别作了点评，却没有说到我。

我傻呵呵地暗自庆幸，以为是逃过“一劫”。

正想逃之夭夭，吴老师笑眯眯地看着我：今晚你来办公室，好吧？我再来听听。

就在那栋老式办公楼里，墙上挂一块小黑板。我讲，吴老师听。听过一小段，他摘下眼镜，叫了声暂停。

小黄，文字都是有气息的。你看这里，孤身一人的屠夫，置身荒郊野岭，又逢暮色苍茫，两只狼步步紧逼，穷追不舍。这样的氛围，我们是不是感到其中的紧张一层胜过一层？叶圣陶先生说，“入境始与亲”。你今天的课，拘泥于解词析句，学生没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

豁然开了天窗，羞愧却到了耳根。想起白日的教学，那哪里是两只“狼”的步步为营呢，分明是一只“羊”的慢条斯理。

就这样讲讲评评，直至夜深花睡。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晚风中的香樟树沙沙作响，明月照着一长一短的两个身影。

吴老师成了我的“师傅”。可他并不像“师傅”，对于一堂课，他从不该怎么上，往往只在关键处启发几句。

大概是一年之后吧。有一堂全市青年语文教师赛课，教学篇目取自课外读本，题为《绿叶》。试教时，学生提出一个极好的问题，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可是，我只想着教案里的流程，并没有太在意那个精彩的生成。那天课后，从没有见吴老师那么急急忙忙找我：“嗨，刚才那么好的一个问题，你怎么不‘就着学生来呀？’。吴老师身材高大，又微胖，他忽而站起来，像顺水推舟一样。

“就着来”是长沙方言表达，意即课堂里要因势利导，不囿于文本与预设，敏锐地感知学生的思维方向。

多年之后，我一直记得吴老师当年的那个手势，仿佛那下面有一条奔涌的江。

吴老师对课文总有独到发现，却从不要我照着他的观点与方法来。有一次，我上公开课《枣核》。听过试教之后，他意外地和我拉起了家常。他说，年岁越大，就越想回老家看看。和我一样，他老家也在长沙县。那里有座影珠山，他常常想念那里的老屋，小路，溪流与秋天的银杏。一个人的乡愁，往往在一些细节里，在寻常的物事中。像课文《枣核》，这里写到庙会啊，杨柳啊，明月啊，在

一个海外华人心里，那都是最具中国文化内涵的意象咧。所以，你的教学，得在品味言外之意上下功夫。

吴老师说这些话的时候，一抹斜阳正打在他脸上。那一刻，我仿佛听见萧乾的内心在文字里有了回声。我忽而懂了，这就是由“文心”看见“人心”，就是文学阅读中的“明心见性”。

多年后，我师从周庆元先生读博士，研究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吴老师的话语常常在那些清寒的夜色里醒来。

(二)

我进一中的时候，吴老师在湖南乃至全国中语界，早已遐迩闻名。常有各地语文同仁慕名，不远千里而来。我因人室弟子之便，近水楼台先得月。

听吴老师的课，严谨中有开放，变化中见自由。在他的课堂里，爱如春风化雨，思如清溪出涧，境若百川归海，仿佛苏轼为文，“行于当所行，止于不可不止”。

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上午，听吴老师上朱自清的《绿》。那天，吴老师还特意系了一条浅色领带。他站在讲台上，亲切，儒雅，亦如惠风和畅，再加之目光顾盼，板书灵秀，话语温和，整个课堂仿佛都泛出油油的生命绿意。

吴老师上课，始于学生质疑。讲台下伏着的男生女生，因为他的循循善诱，一个个站起来，如雨后春笋。对这群训练有素的高中生来说，课堂为他们而存在。他们以疑问面对文本，以思想叩问思想，以发现表达主见。

每一个声音里都响着自信，而每一种见地都溅起回音。整个课堂，没有看见一丝卑怯的躲闪、沉默与嗫嚅。那些十六七岁的少年，仿佛站成了一棵棵独立的树。在吴老师满面春风的启发下，树上的花朵次第开放。

“不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那就是吴老师的课堂。他从不被教参“画地为牢”，更不在一己之见里“故步自封”。他所看重的，永远是平等对话中的每一个鲜活生命。他怀抱“目中有人”的朴素理念，自觉地将语文课的重心由“教”转向“学”。于是，他的课堂里没有僵化的结论，没有肤浅的标签，而永远是“开窗放入大江来”，“于无声处听惊雷”。

他的阅读教学就是一片绿色的春之原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人的思维

和情感，语言与人格，都在那里同生共长。

吴老师的课打得很开，常常纵横驰骋，却从不天马行空。他的课堂始终贴近语言的“大地”，指向文字的“正道”。看他的板书，永远不乏细酌慢品的文眼字眼，亦不乏经典语言的细细涵泳。

疏可跑马，而密可走针。吴老师以其聪慧的天性和自我成长的切己体验，得以窥见语文学习的深深堂奥。他的语文课既彰显现代教育的主体性思想，又始终立足于“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传统根基。

吴老师的课，返本开新，守正出奇。他那张方正而生动的国字脸，亦如其精神面相。

(三)

几十年来，吴老师的岁月里总开着一瓣古典诗心，流着一脉汉语雅韵。

他的文字亦如脚印，大多印于语文教育的探索之途。偶有遣意抒怀，均发而为诗。参观田汉故居，他想起这位国歌词作者的一生遭际，叹道：“轻挥彩笔卷风云，艺苑青葱满目春。一曲狂飙惊宇宙，可怜难救作歌人。”读《红楼梦》，他想起曹雪芹先生生前的寂寞与苍凉，咏曰：“冷粥蓬门秋夜雨，殇儿破被灶头冰。丹忱蘸血临霜写，白眼凌空向俗横……”

更多的时候，他则像徐特立先生一样，让那些平平仄仄的格律与绝句成为他与学生的对话方式。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春时节，学生提醒吴老师兑现承诺，带他们去游览岳阳楼。可当时的天气尚不宜春游。吴老师便在黑板上写了一首《答同学》的小诗：“洞庭犹是寒流涌，绿隐花藏春到迟。待到清明花斗艳，登楼同读杜陵诗。”哪里知道，一向被吴老师鼓励要敢于质疑的学生纷纷指出此诗中的“杜陵诗”不好。为什么呢？岳阳楼因范仲淹的“记”而出名，登岳阳楼自然要吟诵《岳阳楼记》。学生并不是不喜欢杜甫，但一千多年前那种“凭轩涕泗流”的痛苦忧伤，与当下心旷神怡的春游心境亦不相契。第二天，黑板上便出现了《试改吴老师的诗》：“洞庭犹是寒流涌，绿隐花藏不见春。待到清明花斗艳，登楼同读范公文。”

这只是吴老师与学生诗书唱和的一个缩影。几十年间，他始终站定一个终身学习者的立场，以读写丰盈生命，更以一个研究者的姿态，拥抱时代，走进学生

的内心。

有一年，他应邀赴湖北给初中学生讲作文。在那个几百人的会场，吴老师三言两语就找到了跟孩子沟通的“密码”。

“同学们，你们见过我吗？”大家摇摇头。“上完课之后，你们认识我吗？”大家又点点头。“那你怎么认识我的？”“我们都记得你的样子啊。”“呵呵，对，我们今天就想学习外貌描写”……

之后，他要求每个学生都用口语给班上的某一名同学“画像”，不道出其姓名，让大家“猜猜他是谁”。评评议议之后，最后全班《给新来的吴老师画像》……

先口语，后写作，一切来得那么自然。近20个孩子走上讲台口头作文，猜测的过程更是笑声不断，高潮迭起。创意缤纷绽放，文字艳惊四座。吴老师内心清楚，那课堂来得如此不易。如何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他已在这条路上兀兀穷年。

在一中的教师大会上，我曾听过吴老师关于作文教改的分享。

在他班上，学生面对一轮月亮、一枚树根、一个数字“0”，往往会激发极广阔的发散思维与求异联想。那种“和而不同”的课堂文化，那种“独立不羁”的自由表达，曾令我深深羡慕那些有福的学子。后来，我在校友文集里读到过考入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给他的长长来信。

我相信，在无数学生的生命中，吴老师一定是那个改变人生的“重要他人”。问世间，还有什么样的价值，比影响“人”更深刻，更长远，更美好呢？

(四)

孕育奇迹的土壤，往往都是生活的日常。

吴老师并没有很高的学历起点，但一辈子“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知止而有定，宁静以致远。这些成就了他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长沙市一中语文组，历来卧虎藏龙。盛名之下，吴老师一点都没有清高之气，相反，他的好脾气亦如天生。那么多年过去，我从未听他说过一句重话，也未见他与人红过脸。他不争名利，不论是非，不唱高调，永远都那么从容，那么

谦逊，那么淡定。

一九九六年，于中南片语文年会上，我代表湖南执教公开课。吴老师带我前往海南。当时，我上的是《寓言二则》。最后一个环节有我的一个创意，即让学生欣赏两幅画之后创作一则寓言故事。画很简单，都是班上学生的作品，一为《帆与船》，一为《大树与小草》。

那天，我的课安排在下午第一节。没想到，就在我们由宾馆去会场的路上，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时，那画被人偷走了。当时，两幅卷起来的画作，插在吴老师的背包里。或许是吴老师的文质彬彬误导了小偷吧，他以为那是什么值钱的名画。眼看着就要上课了，教具却不翼而飞。吴老师急得来回寻找，却无功而返。我一时心急，竟也怼了吴老师一句。他却像没听到似的，一个劲安慰我。进到会场，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小黑板，气喘吁吁地搬到我面前，嘱我赶紧用粉笔画来代替。

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海南之行，公开课的记忆已然模糊，吴老师的君子修为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他的沉稳和淡定轻轻化解了那场“意外”，我的课给与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这堂课，时任海南师院文学学院院长文达三先生特地找到我，真诚地表达了他欲引我至高校的殷殷美意。

(五)

每个人，都是时间的孩子。

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吴老师由一个偏居乡野的小学教师成长为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成长为新时期中学语文教育的标志性人物。他守望的是“苔花如米”的青春少年，书写的却是“牡丹花开”的生命传奇。

他，是我心中真正的先生。

历史的风雨来了，他以沉默和隐忍表达着理性；时代的机遇来了，他又以责任与使命拥抱着青春。

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不跟风潮，不骛虚名，始终以一方书桌、三尺讲台安顿人生。从自编教材到课堂建模，从阅读课堂到作文教学，从学科建设到人才培养，先生始终结善缘，交同道，特立而独行。

一直很喜欢先生名字里的那个“稷”字，稷麦青青地，社稷苍生福。那是一

个与稼穡、与耕耘、与内心虔敬相关联的神圣意象。

吾师吴稷曾先生，一辈子怀着对土地与五谷的敬重，日将月就，春种秋收。而今，先生年逾八旬，将一辈子在语文教育上的探索、思考与成就，结为一集。面对如此丰厚的岁月馈赠，学生实在不敢妄评一字，相信读者诸君自能开卷晤对，会心不远。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半个多世纪时光荏苒，吴老师是在守望校园的青翠与饱满，何尝又不是在拥抱社稷的春天和远方？

(作者系湖南教育报刊集团编审，教育学博士)

我的语文教育观

我从小就喜欢语文，这要感谢我的祖父。祖父是长沙县名老中医，不仅医术精湛，而且有较深的国学底子。吟诗作对，擅长书法。从五岁起，祖父就把我关在家里读古书，读《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论语》《孟子》《古文笔法百篇》等。直到八岁才让我进学校读书。这时家庭经历了大的变故，父亲于1945年遭日寇枪杀。而母亲重病，祖父母年老，弟妹年幼，家庭生活十分艰难。初中毕业以后，我考上了长沙市一中和广益中学，因为家庭无法供给我上学，就失学在家耕田。1952年7月，经我的小学老师介绍，到附近一所小学教语文，从此我就与语文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我对语文教学是懵懂的，语文是什么，教什么，怎样教，我是一无所知。我凭着对语文的热爱，凭着青年的热情，在教学实践中，边学习，边探索，跌跌撞撞地前进。那时使用的是从老教师那儿学来的传统教学方法，“先生讲，学生听”，大多是串讲，抄词语解释、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等。1953年5月，叶苍岑教授在北师大主持了《红领巾》研究课，苏联专家普希金进行讲评。一时间“红领巾教学法”风靡全国，为中国的语文教学带来了新风。但不久，又落入了以讲授为主的“五段教学法”的模式。

1956年7月，我被调到长沙县教研室，负责全县小学的教研工作。那时教育事业还不发达，小学还有许多复式班。长沙县丁家岭小学就是为实验复式教学而设立的省重点。湖南省教育厅指示，要总结该校的教学经验，向全省推广，指导复式教学。我在此蹲点两个月，整理了一本名为《丁家岭小学复式教学经验》，1958年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影响较好。1959年下期，我调入中学任教。